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

西方经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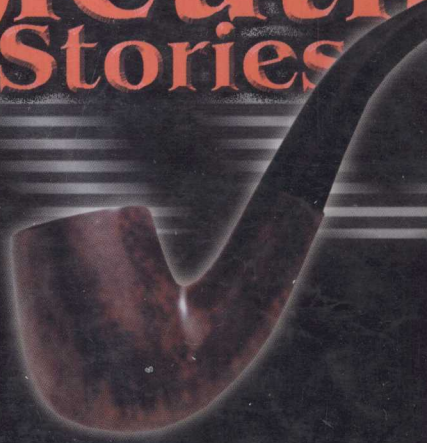
1

侦探

故事集

Sneaky
Little  Sleuth
Stories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珠海出版社

2/3

西方经典

侦探故事集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1辑/[美]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主编

希区柯克等著-珠海:珠海出版社,2000.12

I. 当… II. ①斯…②希…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西方国家-近代 IV. 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56939号

ISBN7-80607-731-6/I·296 ¥104.00元

中国广东省图书版权登记19-2000-186号

100 Sneaky Sleuth stories Copyright ©1998 by Stefan Dziemianowicz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00 by Zhu Ha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Baror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当代西方畅销金榜文库·第1辑

——西方经典侦探故事集

©[美]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主编

策划:文思集成

责任编辑:张继业

装帧设计:刘海啸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珠海市人民东路银桦新村47幢A座)

电话:0756-2515348 邮政编码:519001

照排:珠海出版社电脑照排中心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232工厂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51.25 字数:1200千字

版次:2001年1月第1版

2004年3月第2版

印数:10000

ISBN7-80607-731-6/I·296

定价:104.00(全4册,本册26.00)

侦探的生活并不轻松(代前言)

他们常常加班加点,超时工作,但却领不到超时工作的报酬。街头就是他们的办公室,他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为委托人着想,但却无法提高合作者的待遇。他们的工作只有在别人出了差错或决策失误时才会有进展。他们受到权威部门的轻视,连媒体都拿他们作为取笑的对象。他们尽职尽责,总是希望把应承的任务完成得更好,但是,即使如此,他们也很少受到奖励。他们每天都处在枪口之下,可当他们真的倒下时,总会有其他人来顶替他们的位置。

而这,不只是那些能找到工作的幸运者的情况。

另外一些侦探,他们既没有佩戴过警徽,也没有挂出过写有他们姓名的“私家侦探”的招牌。他们是遍布全国各个城镇的普通男女。他们会被地方上的清规戒律羁绊,不得不在只注重大案的警方有所忽略的地方寻找蛛丝马迹。较之侦探技巧,他们受益更多的是爱打听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勇往直前的往往是他们的是非观而不是付费多少。他们不带枪,所以,总因过分自信而处在危险中。警察对他们采取屈尊俯就的态度,而罪犯也没把他们看成是解决不了的麻烦。一旦交了差,他们又会回到平平常常的生活状态中,既不引人注目,也不对他人品头论足。

但是,不管他们已经是同行中的庸中佼佼还是初学乍练

的新手，他们只有拼命干才行。他们识骗局，缉盗贼，挫阴谋，擒真凶。他们没有什么罪案不能破，侵吞挪用，绑架勒索，巨额盗窃，间谍活动直至谋杀重罪。他们的眼睛不会漏过任何一个细小的线索：弹孔的角度、孩子被诱拐的日子、疑犯衣服上的破裂处、死者的最后一餐、凶案发生的具体时间、委托人的职业，甚至罪犯提供的不在现场的铁证，在他们看来也不是无懈可击的。

收集在此的一百个故事，就是上述观点的佐证。一系列罪案的发现和破解，靠的就是那些有着敏锐的探究眼光的人们。靠少得可怜的线索，条分缕析，破解一个又一个疑点，最后，他们总能及时地把罪犯缉拿归案。

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好的侦探，就像好的魔术师，从不泄露他们的绝活儿。不管是什么人，增加些推理能力，凡事问一个为什么，这肯定是有益无害的。这有助于使我们变得谦卑起来。谦卑令侦探们能安全地进出最富有挑战性的场合，看到或听到那些不融入当地的背景就无法看到或听到的事情，避开繁文缛节，敲开一扇扇对穿制服的人紧闭着的大门，谦卑使得那些资深老辣或初学乍练的侦探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私生活中来，突破我们的心防，窥探到我们的秘密。

读过下面这些故事，你就会知道我们所言不谬。你会惊奇地发现侦探们如此谦卑——而我们自己却如此傲慢。

斯蒂芬·赞米亚诺维奇
纽约，1997

目 录

侦探的生活并不轻松(代前言)	1
四十个侦探之后	亨利·史莱沙 1
600号重油	巴兹尔·威尔斯 11
开 拍	戴维·J·肖 17
天衣无缝	巴兹尔·威尔斯 31
全明星队	乔·L·布林 36
什么都可以叫做艺术	史蒂芬·杰克逊 41
多丽姨妈	阿戴丝·梅哈 53
打退堂鼓的人	约翰·麦卡夫 63
空 白	哈兰·埃利森 74
主啊,保佑我们	艾德·戈曼 81
盲 点	萨凯 86
自食其果	休·B·卡夫 92
一笔勾销	H·伍尔夫·萨尔兹 98
侥幸脱险	约翰·卢兹 103
萨拉托加的鹅卵石大街	阿夫拉姆·戴维森 109
全盘招供	唐纳德·万德莱 121
重大谋杀	巴里·佩恩 133
将计就计	小弗朗西斯·M·内文斯 146
小溪涨水	阿德斯·梅哈尔 154
犯罪波及针孔区	朱莉·史密斯 161

乌鸦诱饵	埃弗里特·M·韦伯	169
湿床单	H·拉塞尔·韦克菲尔德	178
黑暗时刻	莫里斯·赫斯曼	188
死去的女人	戴维·H·凯勒	198
空车南下	玛格丽特·马龙	207
活人幽灵	威廉·F·诺兰	212
沙漠搭车人	理查德·雷蒙	217
戏剧化处理	唐纳·安德利	225
百科全书的编辑者	弗莱德·查皮尔	237
目击者	威尔伯·S·皮科克	243
电影魅力	理查德·伍·毕晓普	250
颓废	乔伊斯·卡罗尔·奥茨	254
福奇先生篱笆的秘密	托德·梅克林娜	260
惊恐的脚步声	约翰·弗林	267
连环命案	威廉·莱林	276
新鲜的图林根熏肠	李欧·埃利斯	283
嗨,妈妈	威廉姆·弗·罗兰	288
藏身之地	贝西尔·威尔斯	298
寻找真实的故事	文迪·霍斯比	309
他的胡子黑又长	斯特瓦特·多兰德	321
思想家	理查德·T·齐兹玛	332
烈火中的公平	格伦·劳	337
公正的猎狐狗	托马斯·A·赫格	341
我能杀死你	朱迪斯·米瑞尔	350
乔尼·哈洛文	诺曼·帕特里奇	355
杀手警探	莫里斯·荷施曼	367
最后一步	斯坦·诺尔顿	376

最后一位亲属	裘·巴尼斯特	380
最后一根别针	霍华德·沃德利	389

四十个侦探之后

亨利·史莱沙

当曼娄·迪恩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并没有因此而高兴。1949年我还是斯达特勒一家连锁旅馆的侍应生时，就一直听到有关迪恩的事情。他曾把他的案子交给过芝加哥东部的每一家私人侦探所，半数人都回绝了他。其他人为了过活糊弄他几天，然后耸耸肩并许诺“继续关注这个案子”，就打发他走了。

我在修剪大拇指上的倒剪皮，让他在外面等了几分钟，然后才请他进来。

他仿佛是挣扎着进来的，骨架上的肉少得可怜。他的脸整个就是皮包骨头，你简直可以想像出他的头盖骨是什么样子。真是让人不忍心去看。

“坐下吧，”我以职业性的爽快说道，“好像以前听说过你的名字，迪恩先生。”

“也许吧，”他答道，“蒂里先生，你和警方共事过吗？”

“确切地说也不是。但是我有许多朋友在警察局工作。是关于你妻子的事？”

“是的。那件事发生于1948年10月，在新泽西州的拉维。一个人——杀了她。一个瘦瘦的，黑皮肤的男人，头发浓黑。我下班回家时看见他正从后门逃跑。警察从来没抓住过他。”

“我明白了。你现在对找到这个人仍很感兴趣。”

他突然笑了，但神情却并没有随之改变。“感兴趣？是的，我感兴趣。那件事发生以后我一直在寻找他。你知道的，蒂里先生。你们——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拿来一个纸簿，手握铅笔放在上面。“好吧，我们来细谈一下吧。让警察——”

“他们已经不管这事了。但是我还没有，蒂里先生。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至少雇过四十个私人侦探来找他。没一个管用。他们当中的一些，”——他愁容满面——“是为了占我的便宜。”

是到了弄个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是这样的，迪恩先生。干我们这一行的都是为了挣钱。只有一些人才有长远眼光。还有一些人认为一个真正不幸的客户是影响不良的广告。要是觉得帮不了你，我就会送你走的。”

我说话的声音太大了，这我知道。但是曼娄·迪恩如同惨兮兮的失败的象征，又像是个命运的可怜虫。你可以兴高采烈地摩拳擦掌地去掏他的口袋，也可以发起火来对他吼叫。

“你能帮我。”他最后说。

“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没人干成过。”

“但是你能。因为我已经发现这个人了。”

我放下铅笔，“哦。那我能做些什么呢，迪恩先生？为什么不去警察局？”

“他们不会关心的。这事过去太久了。他们已经失去兴趣了。”

“不会的。”

“这是真的。只是我不能确定就是那个人。因为一点，他变了。头发谢了，发胖了，变老了。但是他就是那个人。”

“你怎么这样确信？”

“因为我有把握。”他的眼睛，那两块快要烧尽的煤，突然发亮了。“那张脸已经被刻在这里了。”他拍着额头。“很有趣，你知道吗？找了这么多行家，花了这么多年，竟然没人找到他。但碰巧，我在一个午餐店看见了他——”

“碰巧是，”我打断他，“不要忘了，你的描述并没有起过作用。或许你是惟一能认出他的人。”

“可能是。但是我现在需要帮助，蒂里先生。”

“你想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为我和他做个中间人。我要你去安排一个小小的会面。”

“那有什么用？”

“你认为呢？”

我站起身来。“喂，哥们儿。你上次确定的目标是福特·迪克斯。这种事情我可不感兴趣。”

“求求你啦。我只是想对这个人说几句话。我想核实一下。”

“这会很危险的。如果他是杀害你妻子的凶手，并且如果他知道你是——”

“这就是你能帮我的地方。安排这次会面，并且不要让他知道我的名字。”

我又坐下来，叹了口气。这是一次不寻常的任务，但也是两周来惟一在我那张破烂不堪的办公桌上成交的。乞丐没有那么多选择余地，并且我在拉萨勒大街办公室的小隔间的房租如国债般地逼近了。

“好吧，”我说，“我们行动吧。”

那个午餐店并不是我预想的样子。第二天约十一点半，

我乘出租车在外面察看了一番，想找到那种在城市街头都能看到的油腻的小餐馆。但这是一家新式的快餐连锁店，里面是幽暗的灯光，轻柔的米尤扎克乐，和穿着薄黑绸衣的女招待。

大约有五个中午，我都遛达进去了，然后溜进一个电话亭。据曼娄·迪恩所说，我的目标定时十二点十五分到这个颇有点现代气息的地方吃饭。这样我就有机会在他来之前吃上饭了。这儿的饭并不比乔家饭店好多少。我一边嚼着煎鸡蛋皮似的面条，一边时刻注意着门口。十二点十五分，一个粗壮的家伙踱了进来，他头皮呈粉色，一张红脸，胳膊下夹着一张小报。他的脸色看起来像是遭受了严重侵蚀的土地，小而亮的眼睛精明老练。这就是我的猎物。我注意到他找了个座位，但又力图让他觉得我是个闲极无聊的人。什么也没有发生。

他舒坦地坐在凳子上，给那个穿着黑衣服，表情生硬，金发碧眼的女招待夹了张定单，然后把报纸铺开。整个吃饭过程中，他的眼睛都没离开过报纸。我想过直接过去，但又判定他属于那种疑心很重的人。于是，直等到他吃完，我尾随他来到外面。

我们一起上了一辆公共汽车。一路上我都在想办法又不断地否决它们。同这样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套近乎，可不是那么容易耍的花招。我还得先见机行事，到计划有了眉目再说。

汽车拐进密歇根大道，那家伙准备下车。我没有冒险行事；他看起来像是以前被跟踪过。我比他提前一站下了车，步行跟着车直到他下来。

看到他的目的地，我就清楚自己要怎么做了。那是一家前面用玻璃装修的唱片店——不是个小型密纹唱片店，而是

一个布满灰尘的仓库，高高地堆满了七十八转的老唱片。看不出来，我的目标还是有些品味的。他是个唱片收藏者，而在这方面我可是个行家。

进去之前，我在外面等了几分钟。我浏览了一摞唱片，直到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

“劳驾，”我一边说着一边走向他，“请问这个多少钱？”

“嗯？哦，你搞错了，老兄。我也是个买主。”

我笑了。“对不起。”我说，就要走开。然后我装作一怔又恍然大悟的样子，羡慕地瞅着他手里的唱片。“嘿——白人乐队的老片，是吧？比克斯在里面吧？”

“我不知道，”他好奇地看着我，“我也正在想这个问题。”

“最近还有幸找到了比克斯，”我说，“我在州立大街上的一家商店发现了一些他的旧唱片。还在瓦格林街看到一张弗兰彻尔·亨德森的旧——”

“真的？你没开玩笑吧？”

我看着他。他的嘴巴张着，着实让我看清楚了一堆坏牙。看样子他对我的话挺感兴趣。“你得用无线电探测器，哥们儿，”他说，“以前我净弄了些废品。”

“就是幸运罢了。”我得意地说。然后皱起眉头，显出不高兴的样子。“问题是，我得把收藏的那些都给处理了。月底我就要离开这里，还要赶很远的路。不能把这些唱片都带上。像这样的店会给我开个什么价？”

他眼球凸爆。“混蛋，”他说，“他们只会给你几个钱，老兄。你应该卖给私人收藏家。”

“好主意。只是谁会买呢？”

一丝微笑掠过他那张丑陋的脸，问题得到解决时你会有麻木和满足的感觉，我当时就是那种感觉。

十分钟后，我们就坐在对面一家小餐馆里一起喝啤酒，叫彼此的别名。他叫我比尔，我叫他奥托。分手时，我们约定当晚八点彪在湾岸旅店见面。只是奥托还蒙在鼓里……

回到办公室，我接通湾岸旅店和曼罗·迪恩通了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但他打断了我，要我到他那边去。我对此大为恼火，但又想起是谁要掏腰包。

我在 305 室找到了他，他只穿了件衬衣，正在喝一瓶威士忌。

“一切都妥当了，嗯？”他说着，手使劲捏着杯子。“他要来，对吗？”

“他是要来。来看唱片。”我把这条计策的细节讲给他听，但他似乎并不感兴趣，眼睛一直盯着杯子，嘴唇发白。

“这件事拖得这么久，”他低声说。“这么多年了……”

“还有那么多钱，”我说，“你这番找寻代价也不低，迪恩先生。”

“是啊，”他的声音很空洞，“花了有成千上万，又雇了那么多人……”

我向门口走去，“好了，要是你需要别的什么——”

“我当然需要！”

“什么？”

他把杯子放在地板上，走到床上的红皮箱前。他摸索着带子，猛然打开箱子时，他的手在颤抖。但是当他从里面掏出了一个 V 字形的褐色纸包时，那双手却很稳当。早在他把包裹完全打开之前，我就知道那是把 32 毫米口径的自动手枪。

“好主意，”我赞许地说，“你需要它的保护，迪恩先生。”

“不，”他向我走来，“这个给你。”

“什么？”

“拿着它。我——我对枪一点都不懂。我害怕。”

“你想要我用它做什么？”

他看着地板。“我要你替我干。以前我认为能自己去做，但现在不能了。过了这么多年——我不能了。”

他要把枪塞给我，我不愿去动它。

“这样，迪恩先生，”我说，“你最好让警察来对付我们的朋友奥托。如果你能证明他是杀害你妻子的凶手——”

“不要给我讲什么大道理！”他声音嘶哑地说。“我在和你做一笔交易。这个人让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东西。你为我报仇，我会付给你三千美元。”

我浑身血液凝固了。“三千美元？”

“没错！这也并不冒险，事情暴露了也不会有事。这将是自卫行动。别忘了，我雇你是为了保护我，并且这个人一直威胁着我的生命……你不明白吗？”

“不，我明白得很。只是我不能为了钱去干这种事，迪恩先生。哪怕你给那么多钱我也不会去。”

他恼怒地一把夺回枪。“那好吧！如果你想那样做的话。”

“并且就是你自己去干，我也想重新考虑一下，迪恩先生。对于谋杀，法律可是明文规定的——不管什么原因。”

他从搭在椅子上的夹克衫中掏出一个钱包，慢慢地数出给我的费用。

“给你，蒂里先生。谢谢。”

我打开门。“有把握就这样了？”

“肯定。”我关上了门。

约五点半，我回到办公室，打了一份关于此案的报告，至于那晚在湾岸旅店 305 室可能会发生什么事，这份疑虑我抛

到了脑后。我认为那可一点也不关我的事。

我把折叠机放进文件夹里，对着小桌上那少得可怜的报告直皱眉。干这一行我可并没有发财，我开始想知道结果是否证明在旅店里做侦探也并不是一个坏主意。

我陷进桌子旁的椅子里，若有所思地咬着手指上的倒剪皮。身后，太阳正抛洒着最后一丝余晖，映在窗上的血红色让我想起迪恩和他那么长久地搜寻杀妻的凶手。但不知什么原因，我对那个叫奥托的粗壮的秃头家伙感到同情，几个小时之后，他将敲开迪恩房间的门。把他引进埋伏，这可是个卑劣的挣钱手段。不管有多么充足的理由，我觉得自己有点像皮条客。

约七点钟，我走进闹市区的一家小饭馆。菜单上没有一样菜能激起我的食欲，于是我要了几杯咖啡默默地啜了有一个小时。

然后我就去散步。我漫无目的地走着，直到不远处闪烁的霓虹灯上的标牌告诉我那里是湾岸旅店。

我在街对面找了个不惹眼的监视区，突然希望那目标不要出现。

但是他真的出现了。八点二十五分，这个酷爱旧爵士乐的粗壮家伙从街上阔步走来。他向旅店的过道那边直走过去。

最后下决心时我又抽了支烟，然后把烟蒂扔在街上，狠狠地踩上去，就向那家旅店走去。我乘电梯来到三楼，沿着空荡荡的走廊向 305 室踱去。门后是可怕的寂静。我把耳朵贴上去，想要听到什么声音。

又一分钟过去了——什么响动也没有。

然后——砰！

想都没想，我像个后卫那样向门撞去。门被撞破了，有人大叫。与此同时，一盏灯在茶几上方疯狂地旋转着，灯罩在我脚下翻滚着，光秃秃的灯泡在小屋里发出强光，毫无保留地照在曼娄·迪恩那张惊恐的脸上。

他靠墙蜷缩着，仍穿着衬衣，关节发白的手中握着那把32毫米口径的枪。他呜呜地哭着，眼睛盯着地板上的那个粗壮的人。奥托没有死，但他像条鱼那样翻腾着，嘶哑的声音低吼着一连串脏话。

他的手想要伸进夹克衫里面，不用说就知道他在找什么。曼娄的胳膊又伸直了，我向他大叫不要开枪。他并不理会，于是我飞快地跳过去，趴在那人身上并把曼娄手中的枪打了出去。他崩溃了，瘫靠在墙上，双手捂着脸。我迅速拿起枪并压住地板上的那个人。

“躲开！”他尖叫着，他的左轮手枪已经半露出来了。“我要杀了这个狗娘养的——”

“收起来！”我举起手中的枪。“不要掏出来！”

他根本不听。他掏出左轮枪。在我身后，迪恩正发出如小病牛一样的声音。

“你没受多大伤，老兄，”我对奥托说，“只是腿上受了伤。千万不要把事情搞得更糟。”

“躲开！”

本能告诉我现在就开枪而且要避免麻烦，但是我不能这样做。我还知道，迪恩在我背后，像在汹涌的大海里抓住根本头似的紧紧抱着我，哭诉着要我保护他。左轮枪响了，一颗子弹打在我们身后的墙上。迪恩要抢我手中的枪，并大叫着要我开枪。我想把他甩开，但他死缠着不放。在挣扎中，他滚了出来，奥托的第二颗子弹射中了他。我不是故意使他那样的，